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南晓、杭林

书画函授大学出版社

书画函授大学出版社

赵谦羽讲语文

讲语文



赵谦翔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雨欣、杭林 编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
书画函授大学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谦翔讲语文 / 赵谦翔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6
(名师讲语文)

ISBN 978-7-80241-002-2/G · 003

I. 赵… II. 赵…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543 号

赵谦翔讲语文

赵谦翔 著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衡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确实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我的四幅自画像	(1)
妙口生花	(5)
诗意地栖居在“绿色语文”中	(6)
我的 2004 阅读	(12)
《中国教育报》“十大读书人物”入选感言	(14)

我的语文理念

面对新课标的自我反省	(16)
把语文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17)
绿色诗歌鉴赏概说	(25)
诗教的魅力	(31)
绿色文言教学概说	(35)
绿色阅读教学概说	(40)
绿色作文教学概说	(44)
绿色作文八讲	(49)
题海热的冷处理	(60)
跳动的生命火焰——读《赵谦翔与绿色语文》有感	(64)
中国语文教坛上的绿色诗人——评赵谦翔先生的“诗教”思想和经验	(66)

我的语文实践

绿色诗歌鉴赏教学实录

- 《如梦令·李清照》鉴赏 (76)
《陌上桑·汉乐府》鉴赏 (86)
高三诗歌鉴赏复习单元 (91)
《早发白帝城》教学赏析 (94)

绿色文言教学实录

- 《屈原列传》背诵段落改写 (98)
《归去来兮辞》鉴赏 (102)
《论语十则》教学 (110)
《记承天寺夜游·苏轼》鉴赏 (115)
文言浏览课文《神话四则》教学 (119)

绿色阅读教学实录

- 《古典的中国·前言》阅读 (123)
《青春读书课》读书心得讲评示例 (133)
《青春不等于文学》阅读 (142)
《给人生加个意义》阅读 (150)
感悟苏东坡·课题验收汇报课纪实 (158)

绿色作文教学实录

- 2006届首次作文《我的语文观》 (178)
《自创短信贺猪年》写作指导 (183)
关注自然，发现春天 (192)
2003届感悟黑色高三 (198)
高三话题作文：“感动” (201)

我的教学语录

- 我的教学语录 (211)

我的四幅自画像

从教多年，一直为“名”所累。前二十孜孜求名，却默默无名；后十二年蓦然成名，又往往虚名。久经“名”的冷冻和热炒，唯恐妄乎所以，故扪心自绘四幅画像，以求正名。

第一幅：自我感觉良好的“讲课机器”

1980年，我有幸调入吉林省永吉县第五中学教高中语文。此前，我教过高中俄语、初中政治，担任过中心小学的“二把手”，唯独没有教过语文。而我当时的学历，仅仅是读过两年的“早产高中毕业”。我没有读过师范，也没有拜过师傅，我的语文教学，就是在听过语文组内所有老师的一节课后，便奋不顾身地开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

那时，我的全部教学内容就是《教学参考书》搬家：先搬到我的教案上，再搬到教室的黑板上，再由学生搬到自己的笔记上，最后当然是搬到大大小小的试卷上。我的唯一教学方法就是“满堂灌”“填鸭式”，除了讲还是讲，忠实继承了韩愈的“师说”：“传道受业解惑”，以教师为中心。

惟本至上，惟考是图；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这种教学使我变成了十足的“讲课机器”。“机器”的优势在于马力大、速度快，而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情感、没灵魂。《教参》至上，教师的头脑何在？师道至尊，学生的见解何待？分数至优，全面的素质何论？“机器”，是人制造的，用来为人服务的；如果人类自己异化为机器，那岂不是莫大的悲剧？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我对自己这种“匠气”足、“人味”少的“讲学”，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自信而自赏，自赏而自负。记得有一次教务主任巡视晚自习，发现我还在教室里口若悬河，便把我叫到门外，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还在讲？要给学生多留点自学的天地！”我反唇相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我是怎么讲的？只要学生喜欢听，我就是要讲！”直噎得领导答不上话来。

在漫长的13年里，我就这样自负地“讲”着，“填”着，“灌”着，结果如何呢？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学生却越学越死板，老师也越教越狭隘，高考成绩

也没有突破。后来，全新的素质教育理念仿佛当头棒喝，惊醒了我，我终于从心底里爆出一声：再也不能那样活！

第二幅：特立独行的教改“过河猪”

自命为语文教改的“过河卒”，是从1993年的“改良”开始的。战战兢兢，“摸着石头过河”，只敢在统编教材上开一个小口，增补些唐诗宋词鉴赏。可验收的成果却格外喜人：我班75人中有29人自选以旧体诗的形式写命题作文《窗中画》，平均成绩竟达85分！“推轩清风至，檐下燕子鸣。探身欲抚画，我已入画魂。”这首代表诗作更赢得验收专家们的击节叹赏！

即使粗浅的“改良”也使我确信：只要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教改就绝不会“误人子弟”，就一定能获得“素质”与“分数”的“双赢”。从此，我越过楚河，不再回头。

1996年，我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突破统编教材的束缚，开创了创造性阅读课：把余秋雨、余光中、周国平、王小波引入课堂，让学生“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开创《东方时空》感悟课，我让弟子们成了“东方之子”的追星族：“东方之子，从前我羡慕你，如今我学习你，将来我成为你”。开创“做人”走进“作文”的班会感悟课，我让弟子们把“心动”“笔动”“行动”统一起来，写出“纯天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作文”。“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我把语文奠基在“人”上，我让教学充满了诗意。

1998年7月28日，吉林省“语文素质教育现场会”上，我的那节观摩课是研讨弟子们推荐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节课的开场，不是师生例行的问候，而是弟子们为衷心爱戴的师娘默哀一分钟……这节课天缘巧合地成为只有我心里知道的对亡妻的纪念——她和我一样，也属猪，也很特立独行：在我还是“黑五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她硬是以“舍得一身剐”的勇气嫁给了我，然而在扶助我攀上辉煌的教坛高峰之后，她却默默地走了……

此后，我更乐于自称“过河猪”。论本性，我是头柔弱窝囊的猪，很难长成强悍狂放的猪，但改革让我悟出，我应该也必须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幸生逢这绽放个性的时代，大狗小狗尽可以叫，红花绿草尽可以长。如果我们自身丧失了发展个性的勇气，又何谈鼓励学生开发个性、追求创新呢？

新世纪伊始，我来到人杰地灵的清华附中，立即把“感悟清华”作为我三年一贯的教改主旋律。我带领弟子们在“荷塘月色”里徜徉，在王国维纪念碑前流连，在九十年校庆展览上思索。辉映着清华园的灿烂星光，弟子们写下一篇篇激情四射的“绿色作文”。





在《寻隐者不遇》的“绿色鉴赏”中，我提出了“清华境界说”：

清华，说到底，是一种境界，一种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为代表的人生境界。如果你仅仅是喜欢、羡慕、向往，那你便像那个“寻隐者不遇”的诗人一样，即使走进了校门，也不过是来到了“松下”；即使走遍了清华园，也不过是涉足于“此山中”。而作为人生境界的那个“清华”，依然隐藏在“云深不知处”。诗人贾岛，如果真的想寻到隐者，只要彻底摆脱尘世的羁绊，自己也做个隐者才可以。同理，如果有人真的想成为“清华人”，那就必须首先用“清华精神”把自己头脑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置换出去；否则，无论怎么向往，最终还是望其高墙却不得其门而入。

毕业之际，弟子们寄语拳拳：三年来最丰富的是语文课，最活跃的是语文课，最难忘的也是语文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跟着老师诗意图地生活了三年。希望有朝一日，中国教育的“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

第三幅：自得其乐的“笨鸟”

我自比笨鸟，许多人误以为谦虚。而我历来认为：恰如其分的自夸绝不是骄傲，矫揉造作的自谦只能算虚伪。我自称笨鸟，确实因为我是个“智商”低而“情商”高的人。

我一向仰慕那些理论专家，新概念、新思想、新建构，层现迭出，峨峨如高山，而我从小“缺奶”、元气不足，无力“凌绝顶”，只能徒呼奈何。我历来艳羡那些文章高手，倚马立就，文不加点，洋洋洒洒若江河，而我不过是个“苦吟派”，只好望洋兴叹。于是，我所能做的只是“笨鸟先飞，一个劲地飞”：硬背《古文观止》，死抠《说文解字》，穷翻《辞源》《辞海》，朝朝暮暮沉浸在古今诗文的鉴赏里。倾心教学于学校，潜心思考在家里，典型一个“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的“甩手掌柜”，夫人戏称为“大熊猫”“老狒狒”。我有一个秘密，如今也斗胆公开，即使领导“秋后算账”也在所不惧：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监考没有一次我不是“一心二用”的。眼睛巡视着考生，可心里不是背诗就是作文，别人难以忍受的监考，却成了我含英咀华、咬文嚼字的难得良机。

我始终确信：换个智商高的人，工夫下到我这程度，早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了；可我直到如今，每教一篇古文还得翻书查典，解读一首新诗还得挖空心思，写作一篇千字文还得煎熬几天甚至几周——即使如此苦苦用功，还是常常叫不准、搞不清、写不好，这不是笨鸟是什么？有人夸我“学问渊博”，真叫我哭笑不得；夸我“写东西快”，简直令我气急败坏。唉，谁知道我这笨鸟的苦衷啊！

或许有人会问：这么苦，你干吗还要自作自受？原因只在：苦多乐更多。

永吉县城东山坡。“家居斗室，地仅容膝，在昼犹昏”，我在这天然书房里“捧

手为案，漫步当椅”，“俄语温故知新，《离骚》背诵如流”，苦学五年，获得函授大学文学学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笨鸟不改其乐。

吉林市委礼堂。舞台上正在演奏着“感悟苏东坡”的交响乐：我俨然挥洒自如的乐队指挥，九十名弟子则是德艺双馨的乐手，在感悟文学与人生的乐章中，默契地交流，激越地撞击。台下上千人，笑声不断，掌声不断，赞声不断。课后，我感而填词：“老夫偏发少年狂，携纸笔，弃药囊，革履西装，抖擞上课堂。率我九十过河卒，斗应试，逞豪强。”弟子们喜而和词：“琼苞玉蕊始开张，无字书，待新章。咫尺明朝，桃李惊四方。不负艰蹇八百里，创伟业，看孙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于我心有戚戚焉！

清华附中校园。5月22日的“非典高三”复课日记：今天百忙千忙皆不为过。下班前，回想一天的忙碌与快乐，不禁诗兴大发，遂草拟打油诗一首。回家途中，忽得佳句，得意忘形之际，乐极生悲：飞车冲进地下车库，不巧刹车失灵，遂撞西墙，左手立刻见血。然进得家中，不顾手疼，急捉灵感落笔。反复推敲，再三琢磨，终于夜半杀青。妻笑我痴，更嗔我呆，不知此中有足乐者也。——这正是“诗意的栖居”，“痛，并快乐着”。

第四幅：幸运多多的风筝

回首杏坛之旅，心中洋溢着无穷的幸福感。我曾写过一首以风筝自喻的诗：

逍遙彩云里，自在艳阳天。

有风方起舞，无线不翩跹。

诗中暗藏着我的名字：“谦”翔者，“牵”翔也；牵而翔之，非风筝而何？“风”者，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之英明国策也；“线”者，赏识我、扶持我之无私“贵人”也。若非幸遇“春天的故事”，怎能结束那“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苦难历程？又怎能踏上这桂冠顶顶不请自来的幸运之旅？机遇之恩，没齿难忘！

除机遇垂青之外，我最成功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在于：选择了教师，选择了语文，而且从一而终，无怨无悔！如果当初选择了当官，我肯定会在宦海沉浮中屡屡呛水，至多只能做个不清不浑的庸官；如果当初选择了文学，我肯定苦苦追求也难登艺术的大雅之堂，至多做个不温不火的末流作家；如果当初选择了俄语翻译，我肯定皓首穷经于青灯黄卷，哪能像如今这样终生徜徉于“祖国花朵”之中？如果当初选择了工人，我肯定早被“一刀切”下岗，也许至今还在“职业介绍所”的大门外徘徊……幸亏我选择了语文教学：它赐给我一片绿色的田野，让我淋漓尽致地展示我的所爱和所长；它赋予我至善至美的特权，让我在事业与人生的诗意之旅上，永不下岗。

面对这充满灵性的语文教学，我不禁想起诗仙的佳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名既正，言则顺；言既顺，事则成。这四幅自画像，时时提醒我、告诫我、抚慰我、激励我，继续走好未来的教坛诗旅。

【附诗】

潇洒教一回

苦学苦练苦煎熬，既知天命识道遥。
听读说写能力重，灵肉情理人本高。
悟性历练弃死学，创新养成赖活教。
有胆有识破铁索，无法无天育新苗。

妙口生花

余善演讲，妙口生花。然每当余应邀演讲之际，主持人必先遍赞余之市优、省优、部优、国优桂冠，以彰显“名师”之誉，而余心颇不以为然。头衔乃侥幸之物，盛名愈多，其实愈寡；更兼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彰之何益？莫若径直赞余之真本事：此君伶牙俐齿，专擅明理；锦心绣口，尤长煽情——以褒“名口”之才。

浮生短短，白驹速速，转瞬从教已近卅载。教书则朝朝含英咀华，推文敲字；育人则暮暮婆心苦口，语重情长。故余虽愚，终炼就得心应“口”之才。受命教坛，小有成就，机遇垂青之外，不可谓非口才之功也。是故他人以“好马在腿、好人在嘴”相讽，余心不以为耻；以“铁嘴”“巧嘴”“油嘴”奏弦外之音，余亦不以为羞。惟虔心默诵但丁传世名言，任人评说，我行我路。盖余深信：天生我口自有用也。

一次演讲既罢，一教坛名流紧握余手曰：“感君演讲，谨以六字相赠：能说，善写，会干。”寥寥数语，几欲使我热泪夺眶。原因何在？首肯余之“口才”者，有耳共闻，所在皆是，然若此君将余之“口才”与“干才”一并赞许者，能有几人？试想：若无“干才”，何来“口才”？只凭嘴巧，如何孚众？余八年来演讲 170 余场，“口迹”所到之处，无一场不轰动。听众少则数十，多则逾千。或会心颌首，或慨然喟叹，或黯然泣下，或解颐开颜，绝无一人打盹溜号。余在东北师大 50 周年校庆演讲时，记者李春雨君精确数得：短短 90 分钟，整整 40 次掌声。试问，仅凭廉价之空言、巧言，焉能折彼大学学子之心灵、傲心哉？

古人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三不朽”，余今生恐一无所立，惟尚寄望于“立口”也。口才者，生不可带来死可带去，最有“速朽”之虞。故余乃以

“我不遭人谤谁遭人谤”之勇气，冒天下之大不韪，堂堂皇皇，自诩“名口”。

甘冒“枪打出头鸟”之风险，言传身教钟情教坛之后生晚辈；不惧冷言，大胆追求妙口生花。

诗意地栖居在“绿色语文”中

中学读书时，我从未打算将来当老师。可一旦当上老师，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职业，爱得如歌如梦，如醉如痴——教书育人已经成了我“诗意地栖居”的家园。

—

1971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三年，因为公社中学急需一名俄语教师，我这个23岁的“逃亡地主”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竟破天荒地被录用为民办教师——把“教育贫下中农子女的大权”交给我这双料的“黑五类狗崽子”。在“文革”尚未结束的当时，对我来说，这无异于“苍天有眼”，“皇恩浩荡”！所以，一踏上讲台我便满怀对党、对人民涌泉相报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为了让班级中一部分朝鲜族学生顺利学好俄语，我便拜朝鲜族弟子为师，跟他们学会了朝鲜文；为了让受“读书无用论”毒害而厌学的弟子早日觉醒，我便一次次利用课余时间步行数十里去家访……而今想来，那虽然是一段“朦胧诗”的岁月，却特别令我回味无穷。

1978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寿终正寝，消冰融雪的春风吹遍神州。而立之年却一无所立的我，百感交集地写下了教师生涯的第一首《自勉》诗：

华发已生少年头，幸遇而立得自由。
晴空高远凭举翼，沧海辽阔任争流。
昔日无由逞力气，今朝有地复何求？
此生尚余三十载，不教寸阴付东流！

从此，我便走进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0年，我在32岁时被调入吉林省重点中学永吉县第五中学。让仅仅读过两年高中的我来教高中，这又是怎样的破格重用啊！为了不辱使命，我便如饥似渴地学习函授大学课程。住在“地仅容膝，在昼犹昏，马舍为邻”的陋室里无法学习，我便投身于“两山夹水，沿水有路，景色绝佳”的天然大书房，春、夏、秋三季，“举手为案，漫步当椅”，忘情地享受着“俄语温故知新，《离骚》背诵如流”的自

学之乐。尽管捉襟见肘的语文教学、操心费力的班主任工作、排山倒海的函授作业，如三座大山压在我的肩头，但为了“知识充电”，我乐此不疲。此有当年写作的《春节乐》一诗为证：

妻子回家过节，丈夫子立莞莞。既无电视可赏，也无广播可听。
饮食惟求果腹，一饭一菜满行。莫谓清冷寂寞，岂无热闹欢腾？
案头炕上书满，读读写写不停。古今中外读罢，除夕夜已三更。
爆竹声声惊起，习作一篇又成。滴水文集数册，练笔十万有零。
胸中蓄水万斛，会当高屋建瓴。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5年艰苦而亢奋的函授进修写就了一首豪迈的“边塞诗”。我在40岁时，终于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1988年，我学业初成，从永吉县调回故乡吉林市，开始了在吉林毓文中学长达12年的教书育人生涯。1990年，我带的毕业班高考“一炮打响”，班主任工作经验又在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上引起轰动。仿佛一夜之间，我成了“荣誉暴发户”：名声不求自来，桂冠接踵而至。从此，我的人生进入了诗情豪迈的改革之春。

把教书的呐喊当作欢歌，
把育人的耕耘当作舞会，
把科研的探索当作旅游，
把奋斗的甘苦当作咖啡……

二

从小就仰慕诗人，至今也未成诗人，但我一时一刻也未曾离开过“诗对我的呵护”和“我对诗的追求”。诵诗，品诗，写诗，教诗；从“诗内诗”，到“诗外诗”——口诵心惟，朝吟暮赏，日熏月陶，怡然自得。

回忆我的“花季”，正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唯有《红楼梦》这部奇书幸存于“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其中二百多首诗词歌赋便成了我“精神进补”的唯一美餐：孤独寂寞中，咀嚼余香满口的诗句，驱散我心头多少阴云！凄风苦雨里，投入悠然心会的意境，融化我心田多少冰霜！正是与《红楼梦》的朝夕相处、灵犀相通，呵护了我的精神生命，培养了我对古典诗歌的一往情深。

虽然自己是“笨鸟”，既学不来“诗仙”的飘然不群，也学不来“诗圣”的沉郁顿挫，更学不来“诗鬼”的瑰怪险绝，但我毕竟学得了“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苦吟”。在平而不庸的日常生活里：一节开心的语文课后，一次动心的主题班会后，一篇赏心的美文读后，一场悦心的音乐会后，一封喜心的书简读后——或深夜不寐，或凌晨梦醒，我把电光石火的灵感捕捉在笔下，写出一行行璞拙而真

诚的诗句。在外出讲学的往返途中：在北国的长白林海，在海南的碧水白沙，在嵩山少林寺，在云冈石窟，在岳飞忠义庙，在河姆渡遗址，在西安兵马俑馆，在伊犁天然湖畔，在深圳莲花山小平塑像前，在井冈山碧波万顷的竹海……火车上，汽车中，候机厅，下榻处，我随时随地把点点滴滴的感悟，放在心灵的砧板上细细锤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孜孜不倦地推敲着文字，诗化着生活。

尽管这些仅得诗形未得诗魂的文字很少登上大雅之堂，但我依然敝帚自珍，因为它们常常被我选作“抛砖引玉”的教材。我把草稿和定稿一并印给学生，用真情实感来点燃学生诗情，用自我解剖来解说咬文嚼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与弟子们一起交流着，互动着，提升着！正是有了这种“诗”味儿垫底，才使我的语文教学“人”气儿十足。

遗憾的是，在最初从事语文教学的13年中，诗意盎然的语文学科却被我教得味同嚼蜡。90年代初，横空出世的素质教育理念，像一声春雷把我从梦中惊醒：教本，学本，考本，惟本至上；编题，答题，讲题，唯考是图。这样的教学怎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样的教育怎能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

一次，从语文刊物上读到刘国正先生讲的古代笑话：一个外科医生为将军治箭伤。他只把露在体外的箭杆剪掉便要请赏。问：肉里的箭簇怎么办？答：那是内科医生的事。我从中悟得：那些只顾“语言”不顾“人文”、只管“高考”不管“做人”的语文教师，不就是这样的外科庸医吗？我不禁扪心自问：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蜕变成“编题机器”与“答题机器”的关系时，我们的语文教学还有什么诗意可言？觉醒了的我，从心底里爆出一声疾呼：再也不能那样活！

三

1993—1996年，我带领一个75人的超级大班，尝试了一轮“摸着石头过河”的“戊戌变法”；1996—1999年，我一人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实施了一轮摧枯拉朽的“辛亥革命”。

我突破了统编教材的束缚，开创了创造性阅读课：把余秋雨、余光中、周国平、王小波引入课堂，让学生“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爱默生）。我认为，只有培养学生创造的个性，才有诗意的语文教学。

我开创了《东方时空》感悟课，让弟子们成了“东方之子”的追星族：“东方之子，从前我羡慕你，如今我学习你，将来我成为你。”我认为，只有“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才有诗意的语文教学。

我开创了“做人”走进“作文”的班会感悟课，让弟子们把“心动”“笔动”“行动”统一起来，把“学作文”和“学做人”统一起来。我认为，只有营造“绿



色作文”，才有诗意的语文教学。

从此，一个生机勃勃的概念——绿色作文，从我的教改实践中诞生了。何谓绿色作文？就是那种与只为了应试升学而写的“灰色作文”相对立的作文。它不是急功近利的敲门砖，而是完善人生的健身器；它把学生从只抠语言、章法的形式主义泥潭中拯救出来，放飞到养成悟性与开发灵性的蓝天白云里自由翱翔。

教书育人，不但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家庭生活的主旋律。我的妻子也是一位中学老师，一双儿女又是我俩的学生。她教物理，当班主任，把孩子送进重点高中；我教语文，当班主任，把孩子送进重点大学。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苦尽甘来之际，她却患了不治之症。当死神前来敲门时，她毅然放弃了与我厮守生命最后时刻的约定，在儿子的陪护下去了上海——她是为了让我能够安安心心地开好吉林省语文素质教育现场会呀！

1998年7月25日凌晨，传来贤妻病危的消息。下午4点40分，我飞抵上海见到她时，她的遗体已经冰凉！为了使亡妻的在天之灵如愿无悔，27日下午我便手捧亡妻的骨灰盒，匆匆登上返程飞机，28日上午8点30分，我臂缠黑纱，准时出现在现场会的课堂，为数百名与会领导和师生上完了汇报课。

我早已忘记那节汇报课是怎样讲下来的，但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的90名弟子自发地为他们由衷爱戴的师娘，默哀了一分钟。而我们的自选教材王小波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却又天缘巧合地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对亡妻的纪念——她和我一样，也属猪，而且也的确够得上“特立独行”：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里，她不顾家人的阻挠和社会的压力，硬是以“舍得一身剐”的勇气，嫁给了我这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黑五类”，相濡以沫二十八载。可如今在我们的家庭和事业均已“功成名就”之际，她却把自己的病残之躯化作“人梯”，举我上巅峰，独自下黄泉！

当我接过金灿灿的“全国十杰教师”奖杯的时候，当我与成家立业了的儿女欢聚一堂的时候，当我乔迁清华大学教师新居的时候，当我诗兴大发又写出一首新作的时候，她都永远也不能再与我分享了……我真不明白，难道上苍降生她到人间，就是为了让她为我受苦、为我牺牲的吗？她是令我今生今世永远心痛永远流泪的一首诗啊！

这轮经历过生离死别而成的教改实验，理所当然地经受住了“挤桥大战”的考验：1998年，吉林省教委特批实验班提前一年参加全国高考语文测试，结果与全省重点中学应届毕业生成绩持平。1999年正式参加高考，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进京率百分之二十六；有一人摘得全省文科英语高考状元桂冠，七人荣获吉林市长奖励基金（获此奖者共十人）。

也许对许多人来说，只有升学率才是素质教育成功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对我来说，最能体现我教育成果的却是高考前的那堂验收汇报课：“感悟苏东坡”作文

讲评。

大礼堂里挤满了一千多名听课的领导、专家和语文教师，舞台上的我像一个挥洒自如的乐队指挥，九十名弟子像一群德艺双馨的乐手，在苏东坡这位文学大师的感召下，一起演奏着感悟人生与艺术的交响乐章。所有听课的老师都被弟子们的精神和文采震撼了。有的老师坦白地说：“学生写的这些文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也写不出来！”有的老师由惊奇而怀疑：“这节课，赵老师领你们练习多少遍了？”一个学生回答：“练习三年了！”另一个学生回答：“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那天夜里，我照例又失眠了。喜定思喜，感而填词：

老夫偏发少年狂，携纸笔，弃药囊，革履西装，抖擞上课堂。率我九十过河卒，斗应试，逞豪强。千目炯炯尽开张，睹风采，聆华章，万紫千红，溢彩更流光。喜待无字书海阔，涛头立，愧周郎。

第二天，我在课堂上朗诵了这首《江城子》，弟子们纷纷即兴填词酬和。“青胜于蓝”者令我惊喜：

成竹在胸气自狂，才饱腹，智满囊，白雪阳春，熠熠耀华堂。看我九十过河卒，报师恩，显高强。琼苞玉蕊始开张，无字书，待新章。咫尺明朝，桃李惊四方。不负艰蹇八百里，创伟业，看孙郎！

追求改革，就是追求本真的诗意图文，追求由自己的真感悟、真性情凝结而成的“无字诗”和“有字诗”——这是属于我自己的鲜活创作啊！创作着诗意图文的工作，也创作着诗意图文的生活。

教海悠悠，白驹过隙，故国神游，令我“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四

2000年8月，我52岁，在北京开启了教育生涯的新篇章。

“良师有方首推悟，高徒得法惟在魂。”刚一走进清华附中，我便奏响了“感悟清华精神”的主旋律。我带领弟子们在“荷塘月色”里徜徉，在王国维纪念碑前流连，在清华校史展览上思索，在“闻亭”的钟声里品味……辉映着清华园的灿烂星光，弟子们写下一篇篇激情四射的“绿色作文”。

“感悟清华精神”，不只是“升学”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做人”的目标。在鉴赏贾岛《寻隐者不遇》的语文课堂上，我提出了“清华境界”说。“清华精神”不仅开创了我的带班史上空前的升学纪录：百分之百的“重点大学升学率”，百分之二十的北大清华升学率，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与弟子们的人生境界。

2003年6月3日，正是我来清华附中所带的第一届毕业班的最后一节语文课，我以《师生同释“诗意图文”》为它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我首先朗读了自己的人生